

慈濟叮嚀語錄

靜 睿

善因結善緣

所謂「因緣」者，就是冥冥之中業力的安排，由不得人去勉強，譬如我們想做個理想而有意義的事業，倘若缺了「因」或「緣」，未成熟，任你怎樣追求也得不到，如果因緣具足，就算你想擺脫也擺脫不開的。

佛陀出現在世間，乃是與世間有一大因緣，尤其成佛以後，於四十九年的說法教化，也都依順「因緣」次第，佛陀一方面為過去在佛法中已種善根因緣的眾生，說深妙大乘的教理，成就眾生解脫六道輪迴生死煩惱，進入佛地，以了結過去為眾生所種下的成佛因緣。另一方面又不斷地為當時及未來的眾生，播下以後成佛的「善因」種子，等待「緣」成熟後，一旦再聞佛法，便很快領悟其中的道理，勇猛向佛。

佛說：太平安樂的世界，是感於眾生心地善良，厚德重道，眾生心淨國土也清淨了。若眾生心地惡劣，造惡的人多而為善的人少，悖逆人倫道德，則會招感世界不安，禍亂紛起，災害頻生。慈濟功德會的緣起乃是證嚴上人遵奉師教，為佛教為眾生為其一「因」，於民國五十五年聚「緣」聚合而產生了慈濟救世工作。上人往鳳林探病，巧逢山胞產婦繳不出八千元保證金而離開醫院不知生死，其無上悲心促使力量，同心協力，共造福業，改善人心，化穢土為淨樂邦。

發菩薩心行菩薩道

菩薩行者說：「你們看待世間一切的眾生，應該把年老者當作自己的父母去孝敬他，年齡幼小的，則當為自己的姊妹敬愛他，年長幼小的，則當為自己的子女一般去愛護他。」這是人生最高潔的愛，最真、最善、最美的菩薩行。學菩薩道的人，必須具有百折不撓的

歷史上，有許多「懷才不遇」、「楚材晉用」、「生不逢時」、「賈限以終」的英雄末路之悲；雖說與個人「命運」有關，但亦不得不歸咎於整個政治體制之顛覆與無將人之量，以致中國歷代王朝迭現「君子道消，小人道長，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屈辱之怨嘆！

「以良材」如不能「以師以友」，「以誠以信」，而處處「驅之若牛馬，防之若盜賊」，不是造就些「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徒，便是像養一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坐待甘肥之輩。

所謂「良材」，必不甘於被奴役，必不屈於坐冷房；除非真正的奴隸，才需加以鞭撻；而真正的英雄，則必可共患難、共歡樂。頃讀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台北中國時報社論，評「王玉雲」其人云：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台肥公司董事長王玉雲又萌退意，請求去職，聞經濟部已層轉

初發心修行時，發大心、立大志、做大事，並熱衷實踐理想的工作，學菩薩的捨施，不只是傾家蕩產，施貧濟急，救難扶危；等慈濟眾生的事業，把一切家產施捨眾生，絲毫無保留，他懇切的發願：「我在布施中，得到身心解脫自在的快樂，雖然我身外財物施盡，但布施心猶感未盡，只要有人需要，我願意將頭、目、髓、腦、身體、手足等布施給需要的眾生！」他的心願及所表施，不僅受人讚歎也感動了帝釋天，為要考驗這位發心人的意志及其忍力（每要完成一項突出的大善事，必須要經過一番考驗，經得起考驗的則步步直升，經不起的即一墮千丈），於是便化身凡間什麼事使你如此悲傷？我能幫你忙嗎？」青年人說：「我的家中有一位老母，罹患怪病，家中物品盡盡，請了許多醫生治療無效。據醫生說要治好母病，除非有修行人人的眼睛做藥引，不然是不行了。」發心人說：「還不要緊，我正想布施身體，替你解決困難！」說完了，便手指指出左眼，青年人大叫一聲：「我要的是右眼，你卻指出左眼怎麼辦呢？」發心人向青年人說：「只怪我沒問清楚，沒關係世間形色俱備已看夠，你要右眼，我送你右眼，我犧牲兩只眼睛能救你一命也很榮幸。」於是取出右眼給那青年人。青年人接過眼睛，聞一聞：「啊！這麼腥臭的眼睛，我要的是修行清淨人的眼睛，我要它沒有用！」他故意把眼睛丟在地上，雙腳作響，又夾一項臭罵，非常惱怒，數十年歡喜布施一場，竟因這小惡，退縮大乘心，畏懼菩薩道難行，因此留連小乘聲聞位中，不敢發菩薩心了。

七月原是吉祥月

一般人對於七月大多很忌諱。其理由是：七月乃是每年一度開地獄門的時候，獄中的鬼魂多數，來人間飄蕩，出門不小心，容易碰鬼惹禍。更妙的是有些人以為七月不可結婚。七月娶的是鬼新娘，甚至七月生的鬼孩子，等等。把七月當作「鬼月」，事事忌諱。其實，把七月當作「鬼月」，是迷信的遺毒。從佛法來說，七月是最吉祥的好月，是修功德圓滿，悟道證果的人很多，因此佛歡喜，諸天神護法亦歡喜，所以七月是最吉祥的歡喜月。

自古以來七月份無論那個地方，不管普渡法會，尤其是七月十五日世俗家家戶戶都歡慶拜拜「好兄弟」，若非鬼月可以那麼殷勤設「普渡孤魂」？其實，這是民俗，然而它却是正傳於佛教孟蘭盆會，不過樣式全變，意義已不存在。孟蘭盆會的意義，「孟蘭」的意思是救濟，「盆」是盛物之器。孟蘭盆會的起因，經載：佛弟子目犍連，神通第一，於結夏安居期，入定中，見其母墮於餓鬼道中，鼓腹飢渴，飢渴難堪。目連悲感母親飢渴之苦，即用神通，以鉢盛飯到餓鬼道供養母親。其母通火中，一見鉢中飯，接在手中，變到口邊，口一張開，吐出火焰，白飯變成焦炭。目連見狀，悲痛萬分，只好請教佛陀如何救母？佛以七月十五日，眾僧解夏安居自恣日，設齋供養佛僧，仰仗三寶福德慈悲感德力，感救餓鬼之苦。目連依佛教示，於七月十五日虔誠設供養佛僧，供養佛僧，就因這功德力，不但其母脫離餓鬼倒懸之苦，同時受苦的生靈也皆得解脫。

行政院，預料行政院將予批准。

「王玉雲崛起間，稱雄一方，無論其出身如何，崛起之過程如何？都是一時之雄，是一個人才。雖不一定是一時之雄，治世之能臣，然而差乎近之。不幸的是台灣是一個不治不亂的溫吞局面，也就是埋沒人才的最好場所。台灣是一個淺池塘，蓋世雄才也掀不起巨浪，儘管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祇不過吹一池春水而已。台灣不是一個野無遺才，朝無幸進、政簡刑輕、鵬飛萬里的清平之世，縱有治平之策，也無施展之良機。這樣的一個局面，必然是有人才之需要，無求才之急迫，於是人才便被埋在一起爛掉了。此處所謂人才，指天縱之才，後天培養人才，在台灣這個環境之下是不可能的。既沒有培養人才的制度，也沒有培養人才的胸襟，更沒有培養人才才的打算，所以現在即使是普通行政人才，都是要什麼人才，沒有什麼人才，至於足以負重任、開國運、旋轉乾坤的濟世之才，則是缺乏了。」

「以王玉雲的個案而論，在調離高雄市長後，或則給予國策顧問榮銜，予以安置，聽其自求發展，以開展其個人事業宣洩憤鬱；或則賦予重任，激勵志操，發揮才能，耐為國用。但是兩者都不是，却給予台肥公司董事長，一若其缺乏生活之資，安置一啖飯之所。隨後又發表一國營事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有職無權，一若其志在榮銜而已。再後又恐其認為副主任委員榮銜之不足，再崇之以特聘國策顧問。殊不知王玉雲這種憑一己之力而能雄視一方的人物，豈在乎區區區區生活之資，更在乎幾個銜位虛位，這種人要是的實權，要是的成就，要是的是事業。厚之以待遇，而待遇不

論「斯人獨鮮類」

韓林

是處處碰壁，時時受阻，以一主管國營事業的副主任委員，公開說明理由要撤換一國營事業總經理而不可得，則到到居之職，而執國政者無一人理出是非曲直予以支持，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則王玉雲之求去，應在意料之中，……

「從王玉雲這個案例，可以看出政府用人，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或者格。合於這個模式或格的就是人才，但要保持自己的志氣與立場，不

名言：「但願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換句話說，人才不能拘於一格的，拘於一格，合於一個模式，不敷國家的需要。

「而且居於用人地位的人物，是不能用自己的模式來網羅人才的。真人才有二種：一種是不為人所用的，或不為他所不喜歡的才，所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種人才，但要保持自己的志氣與立場，不

文刊出不足十日，王玉雲便在高雄發表石破天驚之談話，認為執政黨對他不起，棄之唾之而後快。以王玉雲性格模式，以範蘇南成，甚至林洋港，皆差或近之，而彼等機遇則有不同。

時報社論，評的是政治人物，其要提醒佛教界主事的人們——當你們慈悲心未啟之前，先對你們身邊「走使」的人物，慈悲一下。把佛教的人才「憔悴」掉的後果——是佛教自己的滅亡！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二日

序：譯今經義量無

劍慧陳

今年元月，何美玉居士發心印證嚴法師慶書「無量義經」與道友結緣，藉此得悉法師亦曾於精舍宣講本經，蓋此書乃「法華三部」之一，此外尚有「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一種，為台宗行者所必備。證嚴法師為中國大乘佛教、宗法學者極少數之女眾大德也。其智慧、悲心、福田，自不同凡俗。有此因緣，乃於上月細讀此經一遍，深覺經文淺意深，如能加以詳譯，必有便於慈濟諸位道侶，乃埋首於案牘，以三個月之時間，順利成篇。

所謂「無量義」者，乃無量無數事物之理，簡言之，「一切法」之義也。如升其層次，則為「法性」之別名，惟此經為「法華」之前編，以「無相」表「一切法」之奧義，以「無量義」表「無相」之相，實乃化繁為簡之佛心要旨也。

此篇為佛說經，先於法華所出之經，蕭齊高帝（蕭道成）建元二年（公元四八〇年），印度沙門曇摩伽陀耶舍（義為「法生稱」）於廣州朝寧寺譯出，永明三年（公元四八五年），由傳受人沙門慧慈携至揚州，繕寫流布，得以入藏，傳續於今。

除曇摩伽陀耶舍譯本之外，尚有求那跋陀羅譯本，已不傳。而古人注疏，此經竟未見，遍翻大藏，僅得日僧傳教大師「註無量義經」一卷，民國丁福保「箋註」一集。復以此經為法華之綱目，不讀此經，則無以見法華真旨，因此為古人續貂，願讀法華者，有以教之。

沙門曇摩伽陀耶舍其人，生平不詳，無法為其作傳，費長房「歷代三寶記」所記，數行而已，想乃印度由海道來華之高僧，而所譯之經，僅此一帙，其一生行履，竟不見於籍傳，良可浩歎！謹誌譯書因緣。

公元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八日於台北市